

新时期的乡土文学

XINSHIQI DE XIANGTU WENXUE

春荣著



文学新潮丛书

12

文艺新潮丛书 ⑫

新时期的乡土文学

XINSHIQI DE XIANGTU WENXUE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6年·沈阳

责任编辑 蒋秀英

封面设计 刘桂湘

封面题字 董 文

文艺新潮丛书①
新时期的乡土文学
春 荣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70千 印数: 1—10,000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429·031

定价: 0.90 元

编者的话

随着改革和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我国文学艺术领域新潮翻涌，不仅创作方面气象万千，文艺研究方面的探索与变革，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牵动了许多人的心。不少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锐意求新，有的用信息论来研究文艺创作的过程和规律，有的用系统论的方法来分析人物性格，有的用控制论的观点来探讨演员们的表演艺术，还有的用比较的方法、精神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文艺作品和人物形象等等。尽管有些文章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稚嫩之处，但我们必须看到，它们那种独特的审视角度和新颖的阐述，的确是突破了传统的文艺批评的模式，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引起了大家对文艺批评问题的认真思考。

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没有探索就不能前进，没有变革就不能发展。当然，这种探索与变革必须是建立在对问题的实事求是的、合乎规律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为了促进文艺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与变革，使更多的人真正了解这个变革所涉及到的有关知识，从而推动文艺理论

研究工作的新发展，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我们编辑出版了《文艺新潮》丛书。

这套丛书在一九八六年相继出版的有《新时期的文学思潮》、《文艺控制论初探》、《系统科学与文学》、《文学典型研究的新发展》、《比较文学漫谈》、《文艺心理探索》、《精神分析学述评》、《结构主义文艺批评浅论》、《现代派文学在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小史》、《新时期的乡土文学》、《朦胧诗述评》、《大墙文学》、《小巷文学》、《东方意识流》等若干种。

为了便于阅读，这套丛书在写法上力求通俗易懂、简短明了，将学术性探索与知识性介绍相结合，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每本字数均在六万至八万左右。

希望这套丛书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在中华民族腾飞的岁月里，能对献身于祖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目 录

小 序.....	1
一 老树新花 乡土流变	
——乡土文学的概说及源流述评.....	3
(一) “鲁迅是最早的乡土文学家”	4
(二) “乔寓的作家”与“隐现着乡愁” 的作品	7
(三) “山药蛋”、“荷花淀”及其他	12
(四) 新时期的“小乡土”种种	19
(五) 别具一格的台湾乡土文学	21
二 他从“荷花淀”中脱颖	
——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主张及其创作.....	25
(一) 从“神童”到“土著”	25
(二) “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	33
(三) “总的主题”和“无主角戏”	46
(四) “花开数朵，话表多头”	54
(五) 蒲柳风情 运河乡音	57
三 阿Q第X代子孙的创造者	
——高晓声“探讨人生”的主张	

及其“鲁迅风”	65
(一) “探求者”的新探求	66
(二) “针头线脑儿”中的历史纵深感	72
(三) 阿Q的第x代子孙——陈奂生	77
(四) 有“咬嚼”的苏南乡土风味	86
四 “芙蓉镇”开出朵新茶子花	
——古华的乡镇小说	97
(一) 流动的湘南风俗画	98
(二) 山乡人的艺术群体	109
(三) 新奇的结构“土气”的语言	118
(四) 杂读群书深解民心	125
五 清新淡远的南方水乡风俗画	
——汪曾祺的“风俗画”小说	129
(一) 推崇风俗画 师承沈从文	131
(二) 高邮习俗 故乡风情	136
(三) 为健美的人性和人情欢歌	141
(四) 信马由缰 为文无法	145
(五) 自然恬淡 幽默飘逸	149

小 序

近年来，乡土文学的研究虽不象“朦胧诗”和“意识流”那样“爆热”，但研讨之风毕竟兴起来了。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有历史的，也有现状的；有界说的阐释，也有源流的探索。作家本人有时也撰文谈乡土文学的创作感受，出版界也开始出版各类乡土或“小乡土”的作品集、评论集、创作谈等。以往的那种不重视、甚至不屑于乡土文学研究的人也在关注乡土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这种新形势的出现，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繁荣和对民族化道路与风格的追求探索。在这本小书中，笔者试图在对我国有“正名”的乡土文学从宏观上勾勒其概貌的基础上，着重对新时期乡土文学的几位有主张、有佳作、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及其创作加以评述、赏析，从而总结出乡土文学某些共同特征，并寻其根、探其源、展其流。所选作家可能有所偏爱，所述之见亦可能有所不妥，但自觉无偏向，更不敢标新立异。在写作中，力求吸收现有的研究成

果，以开阔和启迪自我的浅见。其目的在于：张扬乡土文学之精华，促进新时期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正如雷达所说：“我们这个国度，人们是多么需要乡土作品；而乡土文学的发展，对于丰富和推进新时期的文学，又具有多么不寻常的意义啊！”（《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

作 者

一九八六年四月

一 老树新花 乡土流变

——乡土文学的概说及源流述评

乡土，凡有祖国的人便有一片生根的乡土，有乡土就有乡情。乡土文学是作家故乡恋的形象的艺术纪录。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乡土文学不知寄托了多少作家的乡思，不知展示了多少不同地域与时代的风土人情，又不知为多少人提供了美的享受。“月是故乡明”。谁不爱自己的祖国，谁不恋自己那片生根的土地。经过时间的沉淀和过滤过的故乡事，象多年的“陈酿”，乡土味会更醇更真，因而也就更易于勾起乡思。思乡爱乡与爱国是一致的。不管人们对乡土文学抱何种解释，广义的，狭义的，历史的，现时的，它都毫无疑义的应当是文学民族化的一大标志，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民族的骄傲。象

我们这样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传统的国家，就更需要也有条件产生一流的乡土文学。“现实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鲁迅：《致何白涛信》）

（一）“鲁迅是最早的乡土文学家”

在我国，“正名”的乡土文学有近七十年的历史。鲁迅作为乡土文学的师祖不仅为一部分乡土文学家的作品作过中肯的评介，由此还对乡土文学做过第一次概说，成为后人研究乡土文学言必称之的经典，同时他自己就曾写过许多乡土文学的名篇，诸如《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正如蹇先艾所说：“事实告诉我们：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作者，尤其是北京的青年们，多数是在鲁迅的扶植下，或者受了他的小说的熏陶才从事写作的。实际上鲁迅就是一位最早的乡土文学作家。”（《我所理解的“乡土文学”》）

一九三五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

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
兑斯 (G·Brandes) 所说的“侨民文
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
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隐现着乡
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
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

鲁迅在这里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乡土文学的主要之
点：“侨寓异地”，“隐现着乡愁”，关注自己
的故乡，用笔写出胸臆来。同时也将“侨寓”的
作家与法国的“侨民文学”区别开来，绝非以异
域情调来炫耀眼界。“侨寓”的文学青年，当时
是被迫离开故土到京谋生的，并无闲情逸致猎
奇异域风情，那是他们怀乡之情真实的表露。

相间隔约一年时间，茅盾在《关于“乡土文
学”》一文中也有一段关于乡土文学的精辟论
述：

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
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象一幅
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
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厌足。因此
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
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
个只有游历家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
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

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而给与了我们。

（《文学》第6卷第2号，1936.2.1）

茅盾的话，一是指出乡土文学要有特殊风情，二是要有普遍的社会内容，即揭示“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要关注人生。这与鲁迅的论述是一致的，是对乡土文学更高价值的要求。

基于这种理解，笔者以为乡土文学首先必须是作家对故乡的怀恋之情的表露。这里突出的是“乡情”二字。乡指乡村，更指作家的生根之地；无论是土生土长还是侨寓异地，乡情都是一样浓烈，而游子思乡则更添一层理想色彩或幽怨之情。

乡土文学还必须写出特殊的风土人情，山光水色，地域风貌，社会风尚，描写风俗画和风景画，强调的是地方特色。没有这一层，就容易将乡土文学混同于普通的乡村文学。对于异地的读者，作家应当为之打开一个他未曾到过的奇妙的新世界，成为他们“采风”的导游。

乡土文学作家笔下的地域与人物的“小天地”、“小世界”，必须与外部大世界和社会总体相联系，哪怕是某种信息的透露。不能用风俗画淹没人物，不能象茅盾批评和警戒的那样：只给人一点惊异，好奇心的厌足，那是不足取的。

乡土文学绝不意味着固守一隅，对封闭式的角落的一切都津津乐道，而应当对生活加以选择和提炼，力求描写美好纯净的灵魂，渲泄乐观的生活气息，绘制明朗清新的风俗画，给人以美的享受，以陶冶人的性情。更不应以强调自然美而展览落后的、陈旧的陈风恶俗，污染人的灵魂。

当然，不同时代不同气质的作家会创造出不同的乡土文学篇章来。虽都是乡土文学篇，每一个又都是它自己，独标一格，绝不应千篇一律，陈陈相因，要不断地在继承中发展和创新，才会使乡土文学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二) “侨寓的作家”与“隐现着乡愁”的作品

二、三十年代，鲁迅在创立“乡土文学”说和创作乡土文学篇的同时，又以自己的文学汁液哺育了一批青年作者，诸如蹇先艾、王鲁彦、许钦文、沈从文、黎锦明等。他们创造的独特风格的乡土文学篇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引起普遍重视，甚至走向世界文坛。

蹇先艾等一批文学青年，当年大都是在北京求学或为生活所逐到北京找职业谋生路的。他们多是热爱自己家乡，而家乡又是那么遥远，处在

兵荒马乱之中，“等是有家归未得”，于是便将游子思乡之情诉诸笔端，在回忆中再现家乡美好的风土人情，对处在水火中的乡亲父老给予深切的同情，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鞭挞了社会的黑暗。但是，其中有的作品调子压抑、低沉，正面人物也较少，缺少“亮色”。由于他们是身处家乡现实生活之外，对生活现实的反映也不够深刻。

“五四”以后，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大体可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高扬“为人生”的旗帜，将较深广的现实社会内容与风俗民情描写相融合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类作品多揭露旧社会黑暗，对劳动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同时着眼于对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可怜的小人物精神世界的解剖，指出他们的落后、愚昧和不觉悟，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故乡》当是这方面的范例。直接聆听过鲁迅教诲、自觉效仿鲁迅的作家和作品则有蹇先艾的《水葬》、许钦文的《鼻涕阿二》、王鲁彦的《阿长贼骨头》、王任叔的《疲惫者》等等。作品中的骆毛、阿二、阿长、运秧驼背，是继阿Q、柳妈、闰土之后产生的颇具性格特征的小人物形象。从这些人物身上，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绝境，更

见农民经济上精神上的贫困、被侮辱受损害及愚昧、不觉悟、缺乏阶级意识。以鲁迅为代表的这批乡土文学家正是站在当时历史的高度，对阿Q、阿长、阿二们的“不幸”和“不争”给予极大关注。他们的历史贡献正是从农民问题入手探索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这类乡土文学篇当是中国现代早期乡土文学中最有价值、最具代表性、生命力最强的文学。

但是这批作家在个人风格上也各异其趣。

“蹇先艾的作品是简朴的”，“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所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鲁迅全集》第6卷第246页）

王鲁彦于冷静中蕴含着热烈，其诙谐之笔也深得鲁迅赞扬，鲁迅曾指出：“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在王鲁彦的作品里，我以为倒是最为热烈的了。”（同上，第249页）

仅举以上二例便可见其风格多样化之一斑。

另一类，则是以描绘农村田园景色，叙述异城风习民情为主的乡土文学。比起第一类它的牧歌情调多于现实主义的再现，属于一种相对纯净

的乡土文学。许钦文、沈从文、废名（冯文炳）、黎锦明等的作品主要倾向属这一情形。他们的乡土篇固然也有“为人生”的社会内容和时代气氛，但相比之下，往往避开那些乡村悲剧，不忍观照小人物的凄惨命运，而是从假恶丑笼罩的现实中极力发掘纯净的人情，讴歌农民纯厚、善良和热情；描绘在他们童稚之心中常绿的乡间风俗和景象，常以“怀旧”之情聊补空寂的心灵。他们在作品中流露的是淡淡的哀怨，但怨而不怒，将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包裹着，如鲁迅所说：那是故意“寻得冷静和诙谐，来做悲愤的衣裳；裹起来，聊且当作‘看破’”。

许钦文在他第一本集子《故乡》中就以被逐到异地，有乡不得归的心境，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鲁迅全集》第6卷第247页）

沈从文的田园风味小说是贯穿于二十年代到三、四十年代中，而且是非常执着地坚持自己风格的。三十年代的《牛》、《贵生》、《长河》，也表现了农民的疾苦和命运，比起纯田园小说似乎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到了《边城》的时代，那种独特的湘西风情发展到顶点，竟至成为世界文